

<<马背上的女孩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马背上的女孩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0967119

10位ISBN编号：7530967118

出版时间：2012-4

出版时间：天津教育出版社

作者：布鲁克

页数：192

字数：100000

译者：李娟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马背上的女孩>>

内容概要

坐落在弗吉尼亚群山的赫特兰德马场不是一个寻常的地方，它是治愈马匹、抚慰心灵的圣地。在这里，哪怕是最棘手的马都能得到救助。

珀加索斯是过去留给艾米的唯一纪念，但它的身体日渐衰弱。艾米一边精心照顾它，一边打理赫特兰德马场。她只是想努力去做妈妈曾经做过的事，但一切都开始变得分崩离析。要让妈妈留下的爱马离去，这是它获得解脱的唯一方式，艾米鼓起勇气做出选择。然而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马场陷入倒闭的困境，艾米一家人面对艰险，齐心协力，达成共识，组织“开放日”，以向人们展示“联合”的技巧，最终取得成功！

赫特兰德马场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地方，伤痛总会过去，未来是需要坚强面对的。这些经历过伤痛的人们，和那些饱受摧残的马儿，相扶走过黑暗。一次次救赎，同时也是人们的自我救赎.....他们一起收获了，他们阔别已久的，叫做幸福的东西。

这是一本温情而打动人心的书，经过了暴风雨的洗礼，他们的笑容也更加灿烂。

<<马背上的女孩>>

作者简介

罗兰·布鲁克，出生于英格兰，但大部分时光都在美国的弗吉尼亚州度过。年少时的最大梦想是能拥有一个农场。喜欢骑马，喜欢探索人类的复杂情感。和丈夫共同育有一匹名叫“生龙活虎”的调皮的威尔士山小马驹及一匹年老的侏儒马塔尔卡。结合自己的生活经验，先后创作出《马背上的女孩》和《栗山》两套系列丛书。

李娟，毕业于武汉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，硕士研究生，翻译研究方向。现居福州。代表译作有尼古拉斯·斯帕克斯系列之《避风港》《瓶中信》《恋恋笔记本》；《“姐妹”兄弟》《我家买了座动物园》《我的温暖狗屋》《加勒比海盗前传：冲出地平线》《加菲猫奇遇记：怪物风波》。

<<马背上的女孩>>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“妈妈不会回来了，珀加索斯，”艾米对这匹老灰马轻声地说，“她永远不会回来了。”

“艾米知道这些话对它来说没有任何意义，但她觉得不得不试着向它解释。”

那起不幸事故发生后的几周里，珀加索斯一直在寻找玛丽恩？

弗莱明的身影，满心期待地站在自己的马厩门前，凝视着车道，一望就是几个小时，直到夜幕降临。

在过去的几天里，艾米注意到母亲的爱马珀加索斯有点儿不对劲，无精打采，不爱出声。

它不再从半截门上往外张望，而是喜欢站在马厩后面，低着头，双眼呆滞，就好像它已经失去了任何希望，放弃了寻找妈妈。

艾米受不了它这副样子。

她弯下腰，把脸凑到它的脸上。

珀加索斯静静地喷着鼻息，把那颗大脑袋枕靠在她的胸前。

艾米闭上了双眼。

尽管悲伤笼罩着它，但它巨大的身躯还是充满了整个马厩，让艾米像往常一样感到既安全又清静。

它的身影曾活跃在世界各地的体育场，让它和她的父亲成为有史以来最负盛名的障碍赛搭档。

但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：那时的艾米还住在英格兰，父亲还和她们一起生活；那时候还没有赫特兰德马场这个地方。

艾米轻轻摇了摇头。

现在，那是另一个人的生活了。

她正在胡思乱想，突然隐约传来开门的声音。

她在珀加索斯暗灰色的鼻子上亲了亲，便走到马厩的半截门前。

她看到金发碧眼、婀娜多姿的姐姐卢，正从风吹日晒的农舍里走出来。

外公提着一个箱子跟在她的身后。

艾米打开了马厩门。

“您要走了吗，外公？”

“她喊道。”

杰克？

巴特利特在车边停下来，点了点头。

“是的，宝贝儿。”

只有现在出发，才有可能在白天赶到那里。

“艾米匆匆赶到车边。”

“向格伦和西尔维亚转达我的问候。”

“她紧紧搂住外公的脖子，贪婪地吸着他身上旧皮衣和香皂的熟悉气味。”

“到了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。”

“卢说着在外公的脸上啄了一下。”

杰克？

巴特利特的视线在姐妹二人的身上来回巡视，他那张饱经风霜的脸担忧地皱了起来。

“你们俩确定能搞定？”

最近发生了许多事，我不确定这个时候该不该离开。

“我们能行。”

“卢说着，碧蓝的眼睛望向艾米，”是不是？”

“当然了，”艾米回答道，“您不能不去，外公。”

您知道格伦和西尔维亚有多想见到您。

“杰克？”

巴特利特没有否认。

他每年秋天都会去和他的弟弟格伦和弟媳西尔维亚住几周。

<<马背上的女孩>>

艾米小时候每年也会去他们在田纳西的农场。

外公看起来还是放心不下。

“你们确定我走后能应付得了额外的工作量？”

“他问道，”“我们目前已经忙得团团转了。”

“”“我们已经讨论过这点，外公。”

“卢实事求是地说，”“您知道我的朋友玛尔尼下周会来。”

她能帮得上忙，泰也主动提出额外多做几个小时。

“”“我们能付得起工钱吗？”

“”“杰克？”

巴特利特问。

艾米看到外公在考虑支付泰的额外工资时，眼角的皱纹更深了，泰是赫特兰德马场的马厩伙计。

“我们会想出办法的，”卢说，趁他想再次开口前坚定地打断了他。

“听我说，您只管去。”

“她迅速地拥抱了他，并帮他打开车门。”

“谁看见了都会以为你迫不及待地想要赶我走呢。”

“外公开玩笑地说，并把手提箱扔进汽车的后备箱里，上了车。”

“会顺利的，”艾米咧嘴一笑，“我们计划等您走后举行狂欢派对，是不是这样，卢？”

“外公也冲她咧嘴笑。”

“听起来很有趣的样子。”

也许我真该留下来。

“他看到卢的表情。”

“好吧，好吧。”

我走我走！

“他发动了引擎，艾米和卢往后退，车沿着蜿蜒的车道开走时，他不停地挥手。”

“好吧，”卢看着小汽车消失在一团灰尘中，对艾米说，“我想现在只剩下你和我了。”

“从房子里传来电话铃声。”

卢的眼睛亮了，“也许是新顾客！”

我去接。

“她说着匆匆往屋子里走去。”

艾米环视着院子。

左边是前排六间马厩。

白色油漆从门上纷纷脱落，门框上的木头许多年来已经饱受各种寄居动物的啃噬。

一捆捆干草和麦秸卡在水槽里，散落在马厩门外。

艾米叹了口气，院子需要打扫，后排马厩更是凌乱不堪。

她的视线越过车道朝原野望去。

各种颜色、大小不一的马儿在九月的阳光下平静地吃草。

看到这一幕艾米特别高兴。

她知道如果不是赫特兰德马场，它们中的大部分早就被处死了。

看见它们全都这么健康和满足，她感到艰苦工作和加班加点都是值得的。

在赫特兰德马场现有的十六匹马中，有十二匹是从虐待和忽视中被拯救出来的，它们的心灵创伤已经愈合，能够给它们重新安家了。

还有三匹是代养马，它们被送到赫特兰德马场，治疗它们的行为问题。

然后就是珀加索斯。

在发生障碍赛比赛事故前，它一直是爸爸的坐骑，那次事故致使艾米的父亲抛弃了妻子和家庭。

从此以后，珀加索斯就将自己的心交给了艾米的母亲。

<<马背上的女孩>>

艾米的眼神落在最后一间马厩空荡荡的门口。

可怜的珀加索斯！

没有了妈妈，它显得那么失落。

后门开了，卢走了出来。

“是要代养马的顾客吗？”

“艾米问道，但她从姐姐的脸色看出了答案。

“不，是有人打错了，”卢叹了口气，她的眼睛扫过院子。

“我们得尽快把那三间马厩填满，你知道的，艾米，代养马是我们稳定的收入来源。

“艾米点了点头。

将马送到赫特兰德马场来的顾客支付的费用，可以用来开展营救工作。

“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咨询电话突然断了，”卢皱着眉头继续说道，“在尼克？”

哈利维尔帮我们推荐后，我们接到过不少电话。

但现在一个都没有。

“我会给他打电话问问他知不知道有谁的马需要帮助。

“艾米建议道。

尼克？

哈利维尔是位著名的障碍赛选手。

两个月前，艾米治愈了他的一匹有拖车恐惧症的小马驹，那匹马颇具天分，自此以后，他就一直向他认识的人推荐赫特兰德马场。

“这值得一试。

“卢说。

但当艾米打通尼克？

哈利维尔的养马场的电话时，才知道他出国参赛去了。

“还要三个星期才会回来。

“他的私人助理说。

艾米叹了口气，放下了电话。

“运气真背。

“她说着转身面对正坐在餐桌边的卢。

“这太奇怪了，”卢紧锁眉头，“我们整整一周都没有接到一个咨询电话。

“这是有点儿奇怪，艾米暗自承认。

整整一周没有电话是很少见的。

一阵不安从她的心头掠过。

她努力安慰自己，“情况会好起来的。

“她说，尽量让声音听起来乐观点儿。

“希望如此，”卢回答道，“如果生意不尽快好起来，我们就会有麻烦了。

“她叹了口气站起身来。

“好吧，我想我们应该去整理妈妈的房间了。

“一口气卡在了艾米的喉咙里。

妈妈的房间。

这几个字在她的头脑中回响。

自从妈妈死去的那天晚上，她的卧室就一直原封未动，但现在卢的朋友玛尔尼？

戈登要过来住几个星期，她们需要腾出地方。

卢决定是时候收拾下了。

“不会花太长时间的，”艾米跟着她上楼时，卢说，“我想我们可以将东西分成两堆：该留下的和该丢掉的。

“她打开卧室门，走了进去。

艾米停在门口一动不动。

<<马背上的女孩>>

自从妈妈死后，她一直避开这个房间，此刻，熟悉的東西再次呈现在眼前，妈妈淡淡的香水味萦绕在鼻端，她的心里突然五味杂陈。

她努力控制自己。

事故从发生到现在已经过去三个月，撕心裂肺的痛已经消退，但哪怕是最细小的东西，依然会不时勾起她如潮水般痛失的回忆。

“好吧，”卢说，走到她早先拿进来的一堆纸板箱前，“我们把要保存的东西放进这个箱子里，把要扔掉的放到那边。

“她绕着房间走，清了清喉咙，”“我想我们应该先从衣柜开始。

“感觉像在梦中，艾米走进房间。

墙上马的照片、椅背后的马厩外套、梳子的毛刷中还卡着几缕头发……好像妈妈还活着，好像她随时都会走进这个房间。

卢打开橡木衣柜，看到衣柜里挂着的一排熟悉的衣服，呆了半晌。

她伸出手，抚摸着—件短裙，艾米看到她吞了吞口水。

但当她再次开口时，声音很平稳。

“好吧，我们先整理这里怎么样？”

“她再次迟疑了，拿出一件衬衫。

“凡是好的都可以送到慈善商店去，剩下的我们就处理掉。

“我们不能扔掉妈妈的衣服。

“艾米飞快地说。

她看到了姐姐的眼神。

卢皱起了眉头说：“我们得腾出地方给玛尔尼放东西。

“艾米不能忍受现在就扔掉妈妈的衣服。

“我们不能把衣服放到其他地方吗？”

“她走到衣柜边，拿出一条绿色的马裤，胃部缩紧了一下。

她记得妈妈去世的前几天还穿过。

卢让步了。

“好吧，”她说，叹了口气，“我相信地下室肯定有空余地方。

“整理衣服没有花多少时间。

艾米拿下架子上的马裤、衬衣和无袖套衫折好，而卢则从横杆上取下妈妈的几套精装外套，迅速打包，有条不紊地放进箱子里。

当她去拿最后一件时却停住了。

“妈妈的夹克。

“她看着那件深红色里衬的海军夹克低声说道。

艾米看到卢的眼睛里突然充满感情，心蓦地收紧了。

十二年前，那场事故造成珀加索斯和爸爸重伤后，妈妈就放弃了马术障碍赛职业生涯。

当时艾米只有三岁，什么都不记得了。

她是从和妈妈到维吉尼亚投奔外公后，才开始记事的。

但她知道，事故发生时，年满十一岁的姐姐，对她们在英格兰的生活有更多回忆，这件夹克显然勾起了她如潮水般的回忆。

卢飞快地眨眼，轻轻折起夹克，放在其他衣服上。

她开始清理衣柜底部，鞋盒，零零碎碎的化妆品和一罐罐的润肤霜。

“看这一大堆乱七八糟的。

“她说，声音有些紧绷。

艾米默默地拿出杂乱的鞋子，又发现了一个盒子。

“照片！”

“艾米说，她看到了两本蓝金色相间的相册和装着散装照片的信封。

艾米翻开了第一本。

<<马背上的女孩>>

“卢，是你！”

毫无疑问，每一张照片中好奇张望的婴儿正是蹒跚学步的卢，心形的脸上，一双矢车菊蓝色的眼睛瞪得圆圆的，略显惊讶。

卢从她的肩膀往下望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爸爸和妈妈。”

照片上，她们的父母看上去十分年轻。

爸爸身材高大，留着一头乌黑的卷发；妈妈正抬头冲着他微笑，她个子小巧，身材苗条，像卢一样金发碧眼。

艾米翻看着相册。

里面有她们的父母在英格兰养马的院子的照片，马儿们从一个方方正正的漂亮庭院往外张望，庭院里有乌木马厩。

有爸爸和妈妈的参赛照片，妈妈漂亮的枣红色母马黛利拉和爸爸骑着珀加索斯的照片，甚至还有卢五岁时，骑着一匹小花斑色的小马驹参加障碍赛的照片。

“那是明妮，”卢说，微笑着蹲在艾米身边，“我三岁的时候，爸爸买来送给我的。”

你大一点的时候，你总想骑它，于是爸爸就给我们买了“金块”。

“她打开了第二本相册。”

“嘿，瞧！”

这是你刚出生时的照片。

“艾米看了看自己的婴儿照，翻看相册，直到找到一张自己两岁时的照片——一个瘦瘦的蹒跚学步的婴儿，浅棕色的头发，灰色的眼睛，总是靠在马边或骑在马上。”

她看起来和卢很不一样，更酷似父亲。

卢指着一张全家福，照片上一家人坐在沙滩上的一个巨大的沙堡边，全都笑意盈盈。

“那是我们去西班牙时照的。”

你才三岁，我十一岁。

“艾米翻着相册，急切地想看更多，但照片突然没有了。”

相册的其他部分都是空的。

她望着姐姐。

“爸爸的事故。”

“卢静静地说。”

艾米拿出信封，照片从信封里掉出来，落到地板上。

是艾米和妈妈、外公在赫特兰德马场的照片。

艾米大约四岁的样子，妈妈的样子也变了，她面容严肃，眼神宁静。

“那是我。”

“卢说着拿出一张照片。”

照片上的她站在英格兰寄宿学校的入口处，穿着一套时髦的校服，手里拎着书包，神情严肃。

艾米瞟了姐姐一眼，“你为什么不跟我们一起回来，卢？”

“妈妈曾试着向她解释过，但她一直想不通为什么卢会要求留在英格兰的寄宿学校。”

“我以为爸爸会回来。”

“卢说。”

“但妈妈等了好几个月，”艾米想起妈妈的话，回答道，“她说爸爸走后，她一直在等，但他始终没有回来。”

“她皱起眉头，”“他抛弃了我们，卢。”

“卢双眼灼灼。”

“他在努力接受不能再骑马参赛的事实，”她尖锐地说，“他会回家和我们团聚的，但妈妈却等不及，离开了英国。”

<<马背上的女孩>>

“她当然要离开！”

“艾米喊道，她们刚到维吉尼亚那几个月的时光在她的心头闪过，妈妈心神不宁，魂不守舍。她没法在英格兰待下去，因为那里有太多爸爸的回忆。”

“如果她留在了英格兰，如果爸爸真的回来了，她在那里，就有可能破镜重圆！”卢说。

但他从来没有回来！

艾米把到嘴边的话又咽了下去。

她明白，她只知道妈妈这一方的故事，却从来不知道这件事还有另外一面，也不明白卢为什么至今还相信爸爸。

经过几个月的焦急等待后，除了在事故中严重受伤的珀加索斯，玛丽恩卖掉了其他所有的马匹，搬回到了她在维吉尼亚的娘家。

在这里，她专心照顾珀加索斯，帮它康复，并开创了这座马的庇护所——赫特兰德马场。在治疗无家可归的马儿时，她的情感创伤也在慢慢愈合。

“我当时没法回到这里生活，”卢说，“妈妈想让我帮忙，和她一起经营这个地方，但在爸爸出事后，一靠近马，我就受不了。”

“艾米想起在自己成长的岁月中，几乎很难见到姐姐，想起卢难得回来，又和妈妈吵架，不想和妈妈的工作扯上任何关系。”

现在不同了。

自从妈妈死后，卢重新发现了自己对马的热爱。

艾米抚摸着卢身着黑色长袍的照片，那是她在英格兰牛津大学的毕业照。

站在她旁边的是妈妈和艾米。

卢从她的肩膀上方望过去，笑道：“我简直不敢相信你和妈妈会不远千里赶去参加我的毕业典礼。”

“当年你考进牛津大学时，妈妈真的为你感到自豪，”艾米说，“你打电话来说你毕业答辩做得有多出色时，她说我们必须去参加你的毕业典礼。”

对她来说，赫特兰德马场都没有这件事重要。

“卢看起来很吃惊，”她真这么说过？

“艾米点了点头。”

“她从来没有跟我说过。”

“卢柔声说。”

艾米拍了拍她的胳膊。

“妈妈想你，卢。”

你在纽约找到工作时，她很开心。

“卢咬紧了双唇。”

“但我还不是老不回家，不是吗？”

噢，艾米，要是没有发生这些事情该有多好……”她的声音越来越小。

她似乎突然振作起来。

“现在想这些毫无意义，”她轻快地说，“人不能生活在懊悔中。”

人要向前走。

“她又开始把东西往箱子里装。”

“来吧，我们赶紧收拾完。”

“艾米把照片放回信封里，把信封和相册小心翼翼地放回盒子，拿到窗边。”

妈妈的窗子和她卧室的窗子一样可以眺望院子。

珀加索斯还待在马厩后面，看不见它。

“我有点担心珀加索斯。”

“艾米说，转身去帮正在清理梳妆台抽屉的卢。”

“你说起过，它最近有点儿不对劲？”

<<马背上的女孩>>

”卢说。

艾米点了点头。

”你知道吗？

自从妈妈去世后，它就总是从马厩门上往外望着找妈妈。

”就像在等妈妈回家？

”卢问。

”嗯，”艾米回答道，“好吧，它现在已经放弃了。

过去几天，它一直站在马厩后面，看起来无精打采。

”我相信它会没事的。

”卢说着盖上了箱盖。

艾米朝窗外望去，希望自己也能这么确定。

”妈妈对它来说就是一切。

它肯定很困惑。

妈妈突然就走了，它不明白这是为什么。

我敢肯定它就是因为这样才无精打采的。

”你能喂它吃点什么，帮它打起精神吗？

”卢问。

艾米想了想妈妈教她使用的草药和其他自然疗法。

她知道治疗伤心失落有几种不同的方法。

”我会试一试，”她回答道，“我会看看能做点什么。

”卢冲她鼓励地一笑，打开了另一个抽屉。

”我相信它会振作起来。

”她们默不作声地忙活了几分钟。

”我想我们得把这些扔了，”卢说着打开了最后一个抽屉，拿出一叠信和卡片。

她飞快地翻看。

”是些旧生日贺卡和……”她突然停住了。

她从那一沓中拿出了一封信封。

”那是什么？

”艾米问道，她看到卢的眼睛睁大了。

卢没有立即回答。

艾米从卢的肩膀上望过去。

收信人是赫特兰德马场的玛丽恩。

”是什么？

”艾米又问了一次，不确定卢为什么那么奇怪地看着信。

”是五年前的来信。

”卢看着邮戳说。

”那又怎么样？

”艾米问。

卢抬起头看着她，脸色苍白。

”是爸爸写来的。

”……”

<<马背上的女孩>>

编辑推荐

《马背上的女孩》——一本温情的爱之书，居住在赫特兰德马场的人们，他们倾听马儿的心声，用尊重和理解对待每一匹被送到那里的马，抚慰它们受伤的心灵。他们愿意帮助每一匹马，也乐意帮助每一个有困难的人。无论遇到怎样的危机，他们总是愿意相信，赫特兰德马场终会有奇迹降临。当然，他们也会遭受许多始料未及的伤痛，他们也会有分歧和争吵，有误会和不解。毕竟，人生总有一些伤痛，躲不开，避不了，那就勇敢面对吧！毕竟，只有经历过这些，我们才真正懂得坚强。

苦难从来都不是人生的全部，爱才是生命永恒的主题。当你真正开始读这本书的每一部时，你就知道，它能够交给你许多，关于爱、坚强和勇气，关于救赎、伤痛和成长。

<<马背上的女孩>>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